

子清 / 著
南京出版社

江南如梦



子清 / 著
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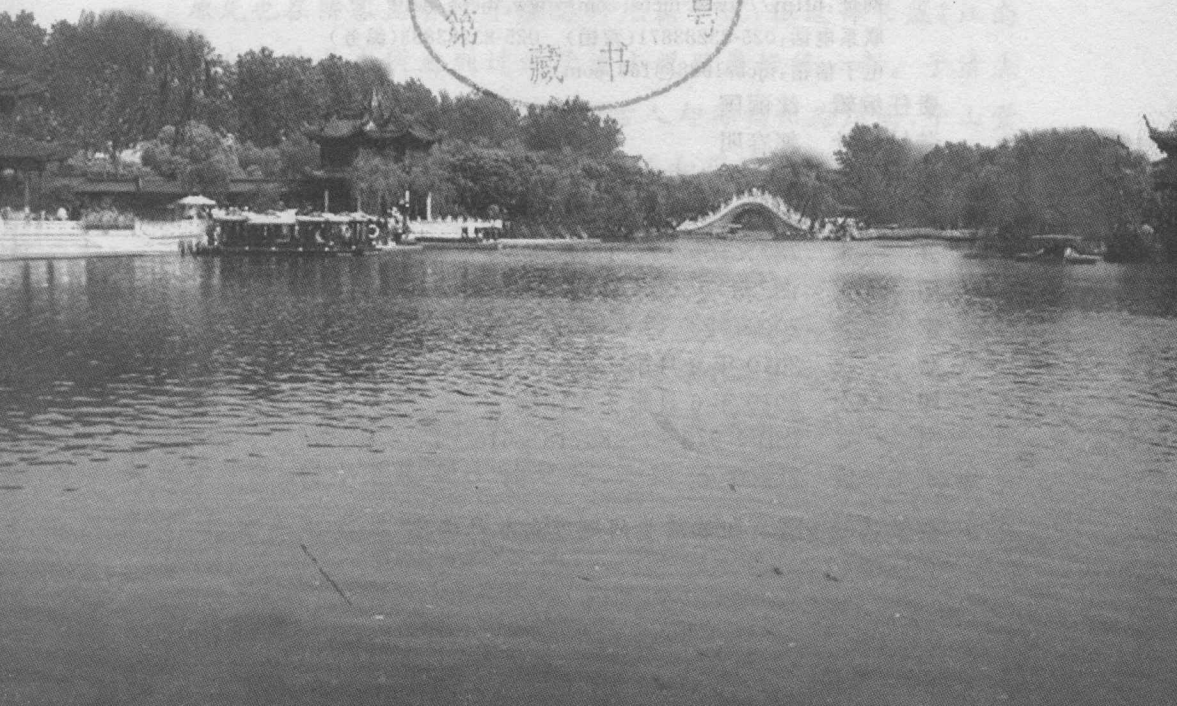
124.5
8541

贵阳市图书馆



0580813

江南如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南如梦 / 子清著. — 南京 : 南京出版社, 2010

ISBN 978-7-80718-615-1

I. ①江… II. ①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8738 号

书 名 江南如梦

作 者 子 清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http://www.njpbs.com/www.njpbs.net>

联系电话: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njpbs1988@163.com

责任编辑 沈丽国

装帧设计 郭春明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8-615-1

定 价 28.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烟雨楼台江南梦

(代序)

在无声无息、平平凡凡的岁月中，我们淡漠地走过生命的春夏秋冬，默默地细数着那些走过的每一步，时有青山绿水，时有落花残红。蓦然回首，抚摸那还未完全麻木的心，是否会感慨无限？是否会悲叹岁月的无情、命运的捉弄？

子清寄来了长篇小说《江南如梦》的书稿，让我先睹为快。好几个夜晚我埋头书稿，晃如一梦。江南的梦是烟雨的梦，是诗雨的梦。梦里有花开花落，梦里有风霜雨雪，有情的甜蜜，更有爱的苦涩。那烟波浩渺的妃子湖上，宛若幻境中，有着太息一般眼神的姑娘，正裙袂飘逸地走在丁香紫的雨伞下……

原先也在博客里看过子清写的几篇小说，但这部长篇《江南如梦》，我以为是我所看到过的子清小说里最好的一部。子清生活在扬州，与江南虽有一江之隔，但古人却称扬州为江南，平山堂和观音山的琼花、玉人弄箫的二十四桥和那清波荡漾的瘦西湖，处处都散发着江南的气息，所以子清身上有着一一种浓郁的江南情结。他的文笔也一如江南的烟雨，细腻、温润、婉约。

小说里的男主人翁小菁有着坎坷的遭遇。“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一家人惨遭迫害，外公死了，母亲死了，二舅也死于非命。小小年纪的他只得与外婆相依为命。外婆含辛茹苦地把小菁抚养到大学毕业，在小菁刚刚工作之际，却因耗尽最后一心血撒手西归，与她在天堂里的亲人相会去了。如此，小菁不堪忍受生命



沉重的阴影，心理上极度失衡，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为了摆脱内心的困境，小菁踏上了一条流浪之路。

一个人去流浪
哪里是我的方向
哪里有我的天堂
寻找那失落的梦想

走过了河流和山冈
浮云遮住了阳光
却走不出心中迷茫的海洋

小菁怀揣着一颗破碎的心，在一首《流浪》的旋律里，登上旅行的列车，漫无目的地流浪，在轰轰隆隆车轮的交响乐中浑浑噩噩地沉沦，茫茫人海找不到可以让心灵依托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一阵温婉、甜润的歌声直抵他的心扉，那柔美的旋律、婉转清亮的歌喉深深地吸引住了小菁那颗冷漠而又麻木的心。小菁的脚步被一种说不出的温柔拖住了。从此，他追随着一个名叫“白翎”的女歌手，辗转一站又一站，只为听她的歌，成了一个超级歌迷。在白翎的歌声里，他似乎找到了内心的某种平衡。看着白翎那清澈湛蓝的眼眸，感受她那无比清纯的气息，在优美温婉的旋律中，他总是能回到过去，在如梦如幻的遐思里，小菁仿佛又看到了亲爱的母亲和慈祥的外婆。泪水在歌声的旋律里汩汩地流淌，他的心却在一点点地苏醒……

然而，一场意外让白翎走出了小菁的视线，从此他没有了她的任何信息。不知道今生今世是否还能有缘相遇？他唯有默默地把她当成偶像深藏在心底。但白翎的歌声却为小菁疗好了精



神上的创伤,让他感到,这个世界虽然扭曲了许许多多,但也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小菁终于从一片迷茫中走了出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复习,考上了研究生,生活步上了正轨。

又是一场意外让小菁认识了一个美丽清纯的姑娘“云影”,进而认识了“云影”的姐姐“云倩”,然而令人惊喜的是“云倩”就是“白翎”。至此,精彩才真正地展开。于是读者就可以看到小菁与云倩、亚克(小菁的好友)与云影之间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看到人性中美丽与丑恶的冲撞。执著善良的小菁与颓废放荡的亚克对待爱情、对待人生持有不同的立场观念,从而揭开了一波又一波曲折离奇的情节,演绎了一幕又一幕情感的悲欢离合。最终娴雅温婉的云倩魂丧花冢,俏丽活泼的云影孤寂无依……读到书中那些苍凉凄楚的文字时,不由得令人掩卷悲泣,唏嘘不已。何如:江南一梦亦如红楼一梦?苍天啊,这世界难道真的就容不得几个冰清若雪的好女子?!

小说分一虚一实两条线,主线写小菁与云倩,副线写亚克与云影。全书布局讲究,构思奇妙。作者精心设置情节,衔接得不着痕迹,情感的铺垫若即若离,相得益彰,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描写得有血有肉,有着丰富细腻的情感层次,他们有思想、有痛苦、有愉悦、有挣扎,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从中让我们切实地感到小说作者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且有着娴熟的写作技巧,他以笔代刀向读者剖析了社会与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也揭示了平凡人性中坚韧忠贞的伟大和高尚。小说男主人翁小菁身上折射出来的弥足珍贵的品质,无疑会给读者带来许多思考和启迪。我想这也是小说作者子清良苦用心之所在吧。

一阵细雨悄然落下,点点滴滴,轻染紫藤丁香。沿着淋湿的石板小路,独赏江南的烟雨和夜静花落的孤寂,恍惚又看到云倩、



云影两姐妹花撑着素丝绢伞向我们走来，伞下的裙裾若云曼飘，却泛起一圈圈的酸涩和一叠叠的惆怅。流星划过夜空，是谁的眼泪在飞？

我想这部小说何不改编成电视剧本？我想看到两位美丽婉约的女子从小说中走出来，走向银屏，走向人间。

烟雨楼台草茵绿，

兰芝香缈透帘枕。

梨花盈泪洗凝愁，

飞花入诗江南梦。

浅 草

2010年4月18日



1

一九八五年这一年当中有相当多的时间我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我一生中其他所有乘坐火车的时间加起来恐怕也不会超过这一年。从一个站点到另一个站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连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只是漫无目的地在火车的汽笛声中流浪，耳边常常响起一首不知名的歌：

一个人去流浪

哪里是我的方向

哪里有我的天堂

寻找那失落的梦想

走过了河流和山冈

浮云遮住了阳光

却走不出心中迷茫的海洋

也许有人认为我精神失常了，是的，的确如此，我已很难维持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当然也就很难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

这个冬末初春的天气特别冷，寒风侵入肌骨，我的心整日冷到颤栗发抖，那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后唯一至亲的亲人，一直与我相依为命的外婆，在春寒料峭的时候永远地离开了我，去了那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在此之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已经历过接二连三失去亲人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与悲伤，但那时也许因为年幼，加之身边还有外婆，还没有完全明白生命的沉重与残酷。而现在却迥然不同，虽然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本以为自己多少能够保持一些自制力和承受力的，但面对外婆突然离去，我的心理却严重地失去了平衡，怎么都不相信外婆就这样永远地抛下了我，将我孤零零地丢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上。极度的悲痛伴随的是极度的惶惑，这



样的感觉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它将我彻底地打入了一个浑浑噩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雾蒙蒙的一片,我迷失了方向。

很久以来,在我的心目中,家就是外婆,外婆就是家,外婆差不多就是我的一切。而且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外婆的心目中,我就是她的一切,她为我做了许许多多,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外婆去世的这一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刚进入十二月,东北风就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就纷纷扬扬飘起了鹅毛大雪,仅仅两天的时间,地上已有近一尺厚的积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么大的雪还真不多见。还是在夏天,我回去看望外婆的时候,外婆就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因为夏天过于炎热。她说:“老话说,冬越冷,夏越热。”所以从夏天开始,外婆就支撑着病弱的身躯为我赶织毛衣。在冷空气到来以前,我收到了外婆寄来的包裹,两件毛线衣,一条毛线裤,还有两双毛线袜。我把其中的一件捧在手里。这是一件咖啡色的毛衣,这颜色对我来说略显老气,但是这件毛衣的咖啡色却是偏红的,庄重而有朝气。样式是半高领的套衫,不仅穿脱方便,而且保暖性好。由于织得松紧适度,手感非常好,不用试,我知道自己穿着一定非常合身。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毛衣上的棱形花纹,眼前浮现出外婆在为我一针一针专心致志织毛衣的情景。外婆织的哪里是普通的毛衣呀,她是用这一针一线在向我诉说着她对我的爱,对我的眷恋。“外婆!”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唤着,把自己的脸埋进了毛衣,我仿佛嗅到了外婆的气息,仿佛在外婆温暖的怀抱里。眼角的泪悄悄地流了出来,但是我的心却是在笑的,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我无数次地感谢上苍,在历经了无数的劫难后,我还能得到外婆无微不至的关爱,让我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地学习、工作和生活。可是直到外婆去世以后我才发现我错了,彻底地错了,原来我并不真正了解外婆。

外婆去世是因为急性心肌梗塞。那是在一九八四年,我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柳城学院。毕业以后一离开学校,我便到 W 省南部山区的榆县看望外婆,自从一九七〇年外婆带着我从江南的惠城下放到那儿,一晃已经十多年了,可外婆却再也不肯回惠城。我知道,惠城是让外婆心碎的地方。回家没多久,外婆的心脏病就发作了,心一绞一绞地疼得厉害。我要陪她到医院好好检查检查,但外婆执拗得像个孩子,坚决不肯去医院,硬说是老毛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没多久，外婆就常常觉得胸闷，有时甚至喘不过气来，可从来不肯到医院好好检查和治疗一下。我知道，外婆之所以不肯去医院，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外公由于医院拒绝抢救而离开了人世。外婆的神情中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意思，真让人感到心疼。

那天外婆病得很厉害，脸色苍白，早晨也没有起床。我做了一碗冰糖莲子端到床边，外婆摇了摇头，说想吃。

我在床边坐下来，对她说：“外婆，对于我来说，世界上就你一个亲人了，为了我，你也得将病治好啊。”

听了这话，外婆眼圈有些红了，她伸出手摩挲着我的头发，又像我小的时候那样，用食指和大拇指轻轻地捏我的耳垂，叹了口气说：“菁儿呀，你也不小了，外婆心里有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

我微笑着点点头，心想：外婆会有什么事呢？

只听外婆对我说：“如果有合适的姑娘，可以谈谈，早日成个家，外婆也就放心了。”

说实话，当时听了外婆的话，我多少有些意外，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想了想又觉得老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便说：“家我是要成的，我还想让外婆带曾外孙呢。”

外婆说：“外婆老了，不中用了，只会拖累你的。”

听外婆这样说，我心里有些难受，鼻子酸酸的，眼睛也红了。我声音有些哽咽地对外婆说：“外婆，我知道这些年你不容易，你的心里比谁都要苦，你之所以支撑到今天，全是为了我，你老人家好好的，我就有一个家，心里时时地会有想头。”

外婆瘦弱的身子蜷缩在被窝里，低声地啜泣起来。

多少年了，我从来没有看外婆哭泣过，“文化大革命”中亲人接二连三地离开人世，外婆好多次难过得晕厥过去，但在人前却从来不流一滴眼泪。人世间所有的辛酸外婆几乎都经历过了，但十几年来她却平静地生活着。对于外婆，我时时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没有外婆就没有我的一切。

屋子里只有外婆轻轻啜泣的声音，看着外婆的肩膀在被子里微微颤动，泪水不由自主地从我的眼中流了出来。我真的很想放声痛哭啊！多少年了，我和外婆从来都不敢提及死去的亲人，那是我们心头永远的痛，我们都



将悲痛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

不知过了多久，外婆不再啜泣，周围的一切仿佛静止了一般。我用手抹了抹泪水，轻轻地摇外婆的肩膀。外婆微微地侧过身来，像一个害羞的小女孩一样，用被子挡着自己的脸，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竟对我笑了。十几年来，这是外婆第一次开心地笑。

外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什么时候学会哄人骗人了？让人忍不住流眼泪，难为情死了。”

我破涕为笑，像哄小孩子一样对外婆说：“外婆，你要听话，即使不去医院，也要按医生的嘱咐服药。”

外婆点了点头说：“知道了，你变得有些像你外公了。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我又说：“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找一个保姆，帮着做些家务事，也好照料你老人家。”

外婆从被子里将手伸出来，轻轻地抹去残留在我脸上的泪水，喃喃地说：“菁儿长大了，我的菁儿长大了。”又像小时候一样紧紧地将我搂在怀里。

这一年的春天，大舅从美国回来探亲。大舅并不是外婆亲生，外婆是他的姨母。一九三八年，大舅十岁的时候，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那时，外公刚去西南联大任教，本来想一家人一起到云南去的，可大舅的生母已有了身孕，路上不方便，所以就和大舅一起留在了M省老家。日本人的炸弹炸死了外公一家十几口人，只剩下大舅一人。是外婆收养了大舅，那时外婆才二十岁。外婆对大舅非常疼爱，省吃俭用，培养大舅上了大学，后来又送大舅出国留学。大舅说要带外婆去美国，让她老人家安度晚年，可外婆怎么也不答应。作为我，心情很是矛盾。说心里话，我希望外婆留下来，虽然我一学期才能回来一次，但她老人家在家中，我心中就有一种牵挂，就会感觉到家的温暖。但我还是坚决主张外婆和大舅一起走，那样的话，外婆生活上可以有人照料，外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而且也可以将病彻底地治疗一下。可是外婆说什么也不肯和大舅一起走，当时我还以为外婆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大舅是著名的科学家，在他的请求下，榆县的领导帮助将外婆的家由郊区搬到了县城。

从那以后，我常常到柳城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心血管科医生，为外婆开

最好的药,然后便将药品寄给外婆。每一个星期都要写信了解外婆的身体状况,有没有按时服药。外婆回信总是说自己好好的。我相信了外婆的话,心里也轻松了许多。因为医生告诉我,只要按时服药,外婆的身体状况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没想到的是,心脏的疾患最终还是夺去了外婆的生命。

外公外婆的老家在 M 省，与他们同一辈的都已经过世。因为相距太远，与我母亲平辈的往来也不多，印象中，只有一个表叔在一九八〇年的时候出差顺便来过一次。大舅远在美国，我打了长途电话，告诉他外婆去世的噩耗。电话的那边，大舅啜泣起来，好半天没有说话。大舅委托我办理外婆的丧事，说清明前回来，为外婆扫墓。

居委会和左邻右舍帮我安葬了外婆，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站在小院子里，环顾四周，感到无比的凄楚。我的身上穿着外婆给我织的毛衣，我抚摸这件给我温暖的毛衣，将鼻子凑过去贪婪地嗅着，我在找寻我曾经熟悉的外婆的气息。回到屋里，我将门紧紧地关上，凛冽的寒风竟还是从门缝中往里钻，我禁不住浑身颤栗起来。外婆在世的时候，每到冬天，屋里总是生上烤火炉，暖融融的。可如今，曾经给我无限温暖的外婆不在了，没有了外婆的房子变得冰冷冰冷，我真的想放声大哭，但却强迫自己忍住。我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不要哭泣”，可两行热泪还是顺着冰凉的面颊流了下来。心中苦不堪言，正是：悲风寒暮，点点离人泪。

2

外婆走了，我身边再无一个亲人，只有外婆的遗像蒙着黑纱安放在床前的灯柜上。外婆的这张相片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外公为她拍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外婆就再也没有拍过相片。我凝望着外婆的遗像。相片上，外婆笑得是那样的安详和甜美，乌黑的头发，苹果脸上—双大大的眼睛，年近五十的外婆笑起来竟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外婆身后的梔子树上开满了雪白的梔子花。童年的记忆就像相片上的梔子花—样清晰，却又是那么遥远，淡淡的如烟飘散。



我轻轻地用手绢擦拭着外婆的相片，恍惚中，风吹来了梔子花的香味，梔子花飘飘洒洒地落下来了，有一片花瓣落在了外婆的头发上，我不由自主地想用手为外婆摘取黑发上的花瓣。手触到了冰凉的玻璃，我猛的一下子惊醒过来，原来我产生了幻觉。泪水又一次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擦了擦泪水，细心地把外婆的相片包好，过几天，我要带着它回柳城去。

我默默地整理外婆的遗物。打开衣柜顶上那只有些破损的樟木箱子，我惊讶地看到一年来我为外婆购买的药品竟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儿。最上面有一个信封，我拿起来一看，是外婆写给我的，字歪歪扭扭的，没有落款，好像是外婆病得厉害时写下的，还没来得及写完。

在信中外婆对我说：“菁儿，我的好菁儿，想你读这封信的时候，外婆只能在天上看着你了。菁儿，外婆好舍不得你，好想多陪你一些日子，撑到你成家之后啊，但外婆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自从去年心脏病发作之后，我就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我知道你对外婆好，是个孝顺的好孩子，但你刚刚工作，还有许多事情要去做、去打拼，外婆真的怕拖累了你。

“这几天，外婆老是梦见你的外公、你的母亲，还有你二舅，我知道他们在想我，让我过去呢！我得去了，可外婆又不放心你，真的很为难，所以就只能听天由命了。你也不小了，听外婆的话，早日成一个家吧，钱我已替你准备好了，我用你的名字存了一笔钱，是我的一点积蓄，还有你大舅上次回来给的，够你结婚成家用的了。你成了家，外婆也就走得安心了。还有，上次你大舅回来的时候，我也对他说了，拜托他照料你。他对我说，他会将你当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会好好地照顾你的。”

读信如见人，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一阵莫名的悲伤从心里掠过。我想，怕拖累也许是一个原因，但这么多年来，外婆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只是因为我而不得不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心里却等待着我长大成家，她好去外公和母亲、二舅的那个世界。外婆经历的是怎么样的心灵折磨啊！

我的手微微颤抖，疯了一样地将所有的药从箱子里一盒一盒地拿出来，看着上面的包装。我希望有一盒药是外婆曾经吃过的，哪怕只有一盒拆开了，我的心里也能得到些许宽慰。可每一盒药都原封不动，这让我非常绝望，我所做的努力最终还是不能与另外一个世界的呼唤相比。外婆人虽然在这个世界，可她的心早已随外公和母亲、二舅去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

与这个世界之间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茫茫天地之间我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如果不是我，外婆就不会如此痛苦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被拖累的人是外婆啊！我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温暖的家，那是因为外婆在，可这个家是靠外婆忍受痛苦维持的，原来只不过是海市蜃楼，一切都是梦幻。

我不知道如何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内心深处一片迷茫，压抑到不能顺畅地呼吸，那是一种失重和窒息的感觉。

我也曾想过，要不要去外公、外婆、母亲他们所在的那个世界？但又觉得这样做对不起外婆。十几年来，外婆辛辛苦苦地将我抚育成人，而我却想自我了断，如果我真的去了那个世界，外婆在天之灵有知，该有多痛苦和伤心啊，她会认为是自己的罪过。但哪里是我的容身之处呢？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已变得格格不入。我饭食无心，整个大脑如一团乱麻，更严重的是开始失眠，每天靠大把的安眠药才能维持睡眠。大舅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去他那儿。大舅的言辞非常恳切，但在我看来，就是去了美国也无法将自己从这种惶惑和迷茫中解脱出来，我的心已被这尘世弄得支离破碎。

回到学校不久，我收到一封来自罗湾县的信，是父亲的。十几年了，父亲没有一点点音讯。他在信中说，他对不起我，希望我能给他一个弥补自己过错的机会，希望能给我一点点家的温暖，希望我能原谅他。

家的温暖，有谁能知道我的悲哀？我的家在哪里？在我的心目中，“父亲”这两个字早已没有任何意义，这两个字，包括父亲的一切含义，在我的心中已如化石一般，仿佛是远古的遗迹。收到他的信的时候，我只是当作一个陌生男人的来信，我的心已经麻木了。后来的一个月中，每隔一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他的信，我粗略地看了看信的内容，只是想看看他能在信中提到一些关于母亲的事情。可是他在信中从来也没有提母亲的事，甚至连母亲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我在想，他是因为不敢，是因为胆怯。“凌如雪”这三个字让他感到恐惧，会让他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永远也不能消除和偿还。到后来我干脆连信封也不拆开，直接用打火机将信点燃，就着燃烧着的信纸信封点一支香烟，然后看着它在我的眼前灰飞烟灭。

我并不是一个忌恨别人的人。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有些事情却是永远也不可能原谅的。父亲的所作所为让我怎么也找不到原



谅他的理由。诚然,父亲不是一个惯于作恶的人。在一般人的眼中,父亲从来也不和别人发生争执,忠厚老实,甚至近乎懦弱,但他却有着一般情况下不为人知的一面——自私。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他这不为人知的一面才会显露出来。正是由于他这不为人知的一面,葬送了母亲的生命,也葬送了我的幸福,让我在忧伤和悲哀中度过了童年时光。以至于一直到长大成人,只要一想到母亲,一想到那段时光,心便如撕裂了一般;只要一想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便亲如夫妻,竟如此虚无缥缈,如此深不可测,就从心底里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和无以名状的悲伤。

清明前大舅妈从美国打来电话,说大舅生病住进了医院,今年不能回去为外婆扫墓了,并且说他们全家都非常惦记我,希望我早日去美国。我对大舅妈说,我一切都好好的,请他们放心。可她不知道,我的心正经历着炼狱般的折磨。

勉强支撑了两个月,我再也无法承担系里安排的课程。因为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心烦意乱。上课的时候,我会突然停顿下来,望着窗外的飞鸟发呆;开会的时候,我会莫名其妙地嘻笑;说起话来口不择言,人也瘦得不成样子了。不少人以为我得了精神病。我心想,是的,我就是精神病,在这尘世间我只能是精神病,也许到了另外的那个世界我就不会是精神病了。系里所有的领导都主张将我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可系主任何鸣不同意,他说我是因为悲伤过度,建议我休假一段时间,说最好出去旅游。这样,我免除了去精神病院治疗的麻烦,开始了一生中最漫长的流浪。

3

那是一九八五年五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我乘轮渡过江来到了润城火车站。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对我来说哪儿都一样。我茫然地站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随便走到一个人少的窗口。售票员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她见我愣在那儿不说话,便问我到哪儿去。我说随便。她抬起头惊讶地望着我,我想,她大概也将我当成精神不正常的人了,便对她说:“我只是想

随便到一个地方旅游。”她“噢”了一声，问：“你是华侨？”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华侨比较富有，所以能够到处旅游。我掏出一年前大舅回来帮我办的侨属证明。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情况下，只有大舅的直系亲属才可以办侨属证明，但有关部门考虑到我的情况特殊，便破例为我办理了。我买了一般人很难买到的软卧票，登上了去东北H省的火车，因为那个女售票员告诉我，H省已开发了太阳岛，很值得一游。

下午三点，我上了火车。软席车厢里就我一个人，四张床铺面对面，每边上下两张，床单白得就像刚刚飘落的雪一样，散发着清香。车厢里配有绿茶和啤酒，还有当天的报纸与近期的杂志，可我无心享受，只是呆呆地坐在窗前，木然地望着窗外的人流。汽笛长鸣，火车开动了，在隆隆的机鸣声中，睡意突然像海潮般地向我袭来，很快将我淹没，我倒头便睡，睡眠如磐石一样坚固，没有一丝梦的痕迹。自从外婆去世以后，我还没有像这样安眠过。

一觉醒来已是午夜时分，打开车窗，一股清凉的风扑面而来，我将头伸出窗外，大地漆黑一片，只有满天的繁星闪烁在浩渺的宇空。多么寂静的夜呀，只有火车车轮辗压路轨发出的有节奏的声音，我仿佛置身于一个不为人知的星球上，又好像随着列车驶向外婆所在的冥冥世界。一颗惶惑不已的心终于安静了下来，大脑不再昏胀，思绪不再缭乱，真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属于我的时空。

我突然有了饥饿的感觉。来到餐车，只有一个五十岁不到的师傅值班。我不想太麻烦人家，毕竟已是夜深人静时分了，只点了一碟油爆花生米、一盘金华火腿、一袋面包和两根生黄瓜，用一只长方形的不锈钢托盘搬回软席车厢，就着啤酒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我一边吃一边簌簌地流着眼泪，眼泪和着食物一起吞了下去。在这个穿行在夜色中的火车上，我终于从那种浑浑噩噩的世界里摆脱出来，对于我来说，这触摸不到的无边无际的夜就像是我的摇篮，在这摇摇晃晃的感觉里，也许我的潜意识又回到了童年时代，让我忘记了尘世所有的烦恼。

可是只要火车停下来，尤其是在白天，一看到川流不息的人群，我的心又会变得焦虑不安。有好几次在列车停靠的时候，我试图离开列车到下面走一走，但一接触到地面，我的头颅竟如同开裂了一般。幸好火车开动的时候我就像摇篮中的婴儿那样很快地进入梦乡，常常一觉醒来便是让我觉得



温馨无比的夜。真的想有这样一种永远也不停息的列车，载着我沿着地球的边缘无休止地在那茫茫的夜色中行进。

三天后，火车来到了 H 省。我去了一趟太阳岛，看着兴致盎然的游客，我的头又一次剧烈地痛疼起来，赶紧逃回了车站。

我迅速而又随便地登上另一列火车，再次去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每当夜里醒来的时候，我便掏出舅舅送我的微型录音机，插上耳机，让那深情而又忧伤的乐曲在耳边流泻，一边品尝我从餐车带回的葡萄酒、啤酒和菜肴。

不知不觉地在火车上已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列车去什么地方，我就去什么地方，火车就是我在世界上的安身之处。有的列车我甚至已乘过三五趟，列车员见了我都有些眼熟。有时，也有旅客和我同住一个车厢，但我和他们聊天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因为我每天毫无例外地都是白天睡觉，夜晚精神特别好。我将录音机插上耳机听帕格尼尼和德沃夏克的音乐，慢慢地品尝酒与菜肴，有时还拎着一瓶热水到洗手间掺一些冷水洗一个澡，洗洗衣服。可我最终还是觉得有些无聊起来，心里想做些事了。

六月下旬一天的傍晚时分，列车到达终点站，好像是华中 X 省的省城。我到城里溜了一圈，令我惊奇的是，乘过一个多月的火车以后，虽然走在人群中我的思绪仍有些纷乱，但头却不那么疼痛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找到自己的归宿了吧，我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和列车一起运行。随便找了家理发店理了一下长长的头发，便在火车站附近走了走。走不多远，我看到有个地摊，一个五十几岁的男子在卖旧的书报杂志。借着暗淡的光线，我意外地发现一本线装的《石头记》，翻开一看，竟有完整的脂砚斋的批语，不由得大喜过望，问了价钱，那男子伸出一个巴掌，我毫不犹豫地从小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五元钱纸币，像得了宝贝似的赶紧将书放到背包里，回到车站，登上了又一趟列车。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斜倚在床铺上，开始读这本带有脂批的《石头记》。以前，我曾读过三遍《红楼梦》，前一遍是上大学以前，读高中的时候；后两遍是读大二的时候。古典文学课教到《红楼梦》这一章，读了一遍意犹未尽，于是又读了一遍，虽然深深地为曹雪芹的才情所折服，但对他在小说中所说的